

□ 我与清华

引进来”已着眼世界的一流技术和设备。例如本世纪初，我们同台湾新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合作，这家公司于1967年成立，建过台湾四座核电站，并在中东及东南亚有过大型项目并拥有美国和日本土木建筑经验，是台湾第一家民营上市的。我们合作在香港成立了新亚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人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于2002年同中建一局合作参加了北京地铁5号线的建设。同时先后参加北京康乐宫、上海

嘉汇广场等工程总承包。另外，曾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吴之昕高级工程师成为鸟巢工程建设的甲方代表，直接参与2008年奥运工程的建设。每当我们进入鸟巢工地时，心中都久久不能平静。古老的国度，几代人前赴后继，为装点江山而奋斗终生。

仅以此文纪念我从清华土建系毕业半个世纪，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筑梦”中所尽菲薄之力，感念我的母校和老师培育之恩。

我是清华人

○陈继森（1959电机）

我于1954年考取清华电机系，学号为541091。入学时编入发九四班（发电厂电力网及其系统专业），后因学校成立新专业，改编为发九三班。在校期间，历任政治课代表、团支部副书记、班主席等社会工作职务。

1954年夏，宝成铁路客运只开通成

都到绵阳段。我从重庆乘火车到四川绵阳，下车后，改乘汽车到陕西宝鸡，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历三天才到宝鸡。途中车多人多，晚上住宿难找，天气闷热，只得露宿路边，吃尽了苦头。到宝鸡后，逢水灾，土坯筑成的旅社泡在水中，没法安眠。到北京火车站是早晨，濛濛细雨，颇有凉意。一出站台，见到许多标有显著校名的校车，还有接待人员在附近热情迎候，但都是新建院校的车子。我仔细搜索，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一辆大卡车，车上插着一幅三角形的小旗子，上书清华大学字样，且见一位披着雨衣的中年人蹲在车旁，经询问，确是清华的校车，他便是司机。等候些时，无人再来，偌大的车身只载我一人直驶清华园，被安排在三院暂住。

一系列的迎新活动，证实了



2011年4月，母校百年校庆期间，陈继森学长（中）与家人在二校门前合影

学校为新生的入学教育做了充分准备。组织名师们与我们联欢座谈，出席的有钱伟长、黄眉等。他们睿智、广博的知识，刻苦学习的精神，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表演的京戏唱段，亦颇有功底。系里还组织我们班与“发八”老同学到颐和园活动，传授他们入学一年来的感受。学校为我们印发了《大一学生如何学习》的小册子，内容丰富、详实，指导我们过好第一年的学习生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约翰先生在大礼堂给我们上了十分生动而终生受益的体育课。他身体硬朗，声音洪亮有力，深入浅出极富感染力的讲解，震撼了新学子的心灵。从此我开始并坚持体育运动，爱上跑步。在校期间，获得竞走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一直到现在，我每天还是慢跑两千米以上，保持 61 公斤体重不变。

1959 年从学校毕业，我被分配到当时的四川省重庆电力学校工作。我没有重大发明创造，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只是在平凡的工作中尽职尽责做好应做的事情，不辱“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母校嘱咐。1983 年，在全省中专教师系统中首次评为副教授。由于中专学校不设教授职称，这个副教授职称一直未改。我长期担任该校电力科主任，曾在北京科技出版社、中国电力工业出版社出版《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等教材；为原水电部教育培训中心讲授“20 千瓦机组继电保护”，录制为音像材料向全国各相关电厂发行，作为电力职工培训教材。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应聘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期间著有《电源电子系统》等。我的教学工作得到历届学生的支持与赞评，也深得领导

和同事的肯定，于 1989 年被全国总工会、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光荣称号。退休后，长期返聘在校从事教学和教学督导工作。

作为清华学子，我最大福分在于终生得到母校的关怀和指导。在离校半个多世纪，校友总会、重庆校友会，常传达来自母校的声音和激励，复刊以来的《清华校友通讯》和《水木清华》、《清华人》等刊物是我认真阅读的“教材”，让我受益匪浅。

我多次返校参访，母校的物质与人文变化日新月异，让我欣慰。百年校庆期间，我们祖孙三代一行七人造访母校，百年的辉煌业绩，美丽庄严雄伟的校园，特别使我的 11 岁的孙子神往。我向校庆办公室赠送了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我爱清华”。

毕业一甲子聚会感怀

○方耀堂（1953 水利）

少小寒窗未白修，茫茫学海寓方舟。
 荷塘月色钟灵秀，水木清华励绩优。
 厚德箴言尘世路，自强善解坎途愁。
 翻山涉水青春度，赤胆忠心报九州。
 浴雪餐风兴水利，披星戴月造坊楼。
 愚庸老朽徒华发，学友英才数一流。
 改革开放深区探，科学发展谱春秋。
 祈君玉体多珍摄，九秩回京再聚头。